

〔清〕朱彝尊輯錄

明詩綜

第五冊

中華書局

朱彝尊
輯錄

明
詩
綜

第五冊

中
華
書
局

明詩綜卷四十六

小長蘆 朱彝尊 錄

武陵 胡期真 緝評

李攀龍 十八首

攀龍字于鱗，歷城人，嘉靖甲辰進士。除刑部主事，歷郎中，出知順德府，升陝西提學副使，轉參政。終河南按察使。與王世貞、謝榛、梁有譽、宗臣、徐中行、吳國倫稱「七才子」。有《滄溟集》。

朱中立云：滄溟天才跌宕，奇氣特出。誠天閑之逸足，藝場之上匠也。

穆敬甫云：于鱗構思玄遠，造語精深，如蒼厓古壁，周鼎商彝，奇氣自不可掩。

顧玄言云：觀察七言律函思英發，駿調豪邁，如八音鳳奏，五色龍章，開闔鏗鏘，可稱絕美。至五言似有不盡然者。

王元美云：李于鱗如峨眉積雪，閩風蒸霞，高華氣色，罕見其比。又如大商舶，明珠異寶，貴堪敵國；下者亦是才難、火齊。又云：七言律詩至仲默而暢，獻吉而大，于鱗而高。

王敬美云：于鱗七律俊潔響亮，海內爭事剽竊，至使人厭。

彭子殷云：于鱗樂府思上薄漢魏，而病於襲；七律高華絕響之中，不免著迹。

屠緯真云：元美推尊于鱗，誠過。當時諸公，揮毫或未免纖弱。于鱗晚出，蒼健驚人，奈何不壓倒曹耦？今若盡讀于鱗詩，初則喜其雄俊，多則厭其雷同。若雜一首於衆作之中，則陡覺矯壯而突出矣。宜其爲元美賞詒如此也。

王承父云：詩衰於宋元，北地起而復古，一代摹擬之格，此則創矣。歷下一變，鍛鍊陶洗，脫凡腐而尚精麗。然才情聲律，未極變化，故用豪句構壯字自高，或晦，而雜疊，複而致厭。始多宗之，後且避之也。

胡元瑞云：獻吉學杜，步趨形骸，登善之摹蘭亭也。于鱗擬古，割裂鉅釘，懷仁之集聖教也。必如獻吉歌行，于鱗七律，斯爲雙鷗并運，各極摩天之勢。又云：于鱗七律，高華傑起，一代宗風，而用字多同，十篇而外，不耐多讀。又云：仲默爲大家不足，于鱗爲名家有餘。

李時遠云：滄溟七律誠佳，至於擬古，雖無作可也。

孫文融云：于鱗詩自工，但恨猶是中唐調。

何无咎云：濟南以高華嘹唳取勝，非不金莖玉樹，月鶴霜鍾。第語過清空，意少變化。

段虎臣云：嘉隆間王李等七子詩，學盛唐不過匡廓耳。至於深沉之思，雋永之味，超脫之趣，尚未入室。

曹能始云：于鱗古詩不作漢魏以後語。然有心學步，去之愈遠；而無意者，時或近之。至其樂府，自謂擬議以成變化，而予無取焉。

焦弱侯云：七子互相矜許，雖有名於時，而詞調往往如出一人。

錢受之云：于鱗擬古，句撫字拮，興會索然，神明不屬。自謂胡寬之營新豐，而不知爲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也。七言今體，三百年來，推爲冠冕。然舉其字，則三十餘字盡之矣；舉其句，則數十句盡之矣。百年萬里，已憎疊出；《周禮》《漢官》，何煩雜誦？專城出守，動曰東方千騎；方舟并載，轍云二子乘舟。遼海中丞，襲驃騎之號；廬江別駕，蒙小吏之呼。投杼曾母，訝許自天；傅粉何郎，冠以帝謂。經義寡稽，援據失當，何來天地，吾輩中原。矢口騰騰，殊乏風人之致；易詞夸詡，初無贈處之言。於是狂易成風，叫呶日甚。微吾長夜，于鱗既跋扈於前；才勝相如，伯玉亦簸揚於後。斯又風雅之下流，聲偶之極敝也。斯文未喪，來者難誣。當葵丘震驚之日，仲蔚已有違言；迨稷下消歇之時，元美亦持畢議。而王元馭序《弁山續集》，詆訶歷下，謂不及三十年，水落石出，索然不見其所有。斯藝苑公論也。

文湛持云：濟南七律接軫李頎，可無慚色。

陳卧子云：于鱗天骨既高，人工復盡。如玉出藍田而復遇巧匠，珠同隋侯而更耀螭首。故遇

瑕則剔，有美必雙。總其經營反側，不輕染翰，故能領袖群倫。五古規摹建安潘陸，以後涉筆便少，未免取境大狹。七古原於李頎，而雄整過之。五律雜出盛唐諸家。七律有王維之秀雅，李頎之流麗，而又加整練高華，固爲千古絕調。絕句調甚練而若出自然，意必渾而每多可思。照應頓挫，俱有法度，未易至也。

姚仙期云：于鱗擬古自黃澤白雲、南山越人而下，幾欲一字一意，不差毫髮。比於胡寬之營新豐，獨不思伯樂相天下馬，若滅若沒，若忘若失，自有其天機邪！

王貽上云：滄溟、弇州，皆萬人敵。惟蹊徑稍多，古調寢失，是以不逮弘正作者。

《靜志居詩話》：于鱗樂府，止規字句，而遺其神明。是何異安漢公之金縢、大誥，文中子之續經乎？惟相和短章，稍有足錄者。五言學步蘇、李、曹、劉，如「浮雲從何來，焉知非故鄉」，「來者自爲今，去者自爲昔」，差具神理，然新警者寡矣。七古、五律、絕句，要非作家。惟七律人所共推，心慕手追者，王維、李頎也。合而觀之，句重字複，氣斷續而神孤離，亦非絕品。元美比之峨眉天半雪，至謂「文許先秦上，詩卑正始還」，譽過其實，于鱗乃居之不疑。據白雪樓，高自位置，此時章丘李伯華架插萬卷書，海豐楊伯謙吟精五言體，是宜降心相從，乃敢大言謂「微吾竟長夜」，豈非妄人？又自詡與元美狎主齊盟，目四溟以囊韃、鞭弭左右，四溟豈心服乎！

紫騮馬歌二首

出入渭城中，少年獨妍雅。不知是阿誰，但識紫騮馬。
問客復何爲？昨日發東平。袖中出短書，心知自劉生。

懊儂歌

長江得春風，使帆如使馬。朝發牛渚磯。暮宿白門下。

黃督

誰能見歌舞，不自愛陽春。少年雙淚落，知是他鄉人。

古意

秋風西北起，吹我游子裳。浮雲從何來，安知非故鄉。
蕭蕭胡馬鳴，翩翩下枯桑。暮色入中原，飛蓬
轉戰場。往路不可懷，行役自悲傷。

送趙戶部出守淮陽

仙郎起草漢明光，幾載軍儲事朔方。五馬新爲淮海郡，三臺舊署度支章。行車麥秀隨春雨，卧閣花深對夕陽。時憶上林詞賦客，鴻書遙下楚雲長。

送皇甫別駕往開州

銜杯昨日夏雲過，愁向燕山送玉珂。吳下詩名諸弟少，天涯宦迹左遷多。人家夜雨黎陽樹，客渡秋風瓠子河。自有呂虔刀可贈，開州別駕豈蹉跎。

同元美與子相公實分賦懷太山得鍾字柬順甫

域內名山有岱宗，側身東望一相從。河流曉挂天門樹，海色秋高日觀峰。金篋何人探漢策，白雲千載護秦封。向來信宿藤蘿外，杖底西風萬壑鍾。

陸冰修云：起二語嫌太淺弱。

懷子相

薊門秋杪送仙槎，此日開尊感歲華。卧病山中生桂樹，懷人江上落梅花。春來鴻雁書千里，夜色樓臺雪萬家。南粵東吳還獨往，應憐薄宦滯天涯。

郡城樓送明卿

徙倚高樓問索居，故人湖海意何如？尊中十日平原酒，袖裏三年薊北書。大麓夏雲當檻出，石門寒雨過城疏。明朝遠道空相憶，那得仍停使者車。

寄劉子成

書札清秋問解攜，郡齋吟眺楚雲低。大夫持憲臨諸粵，使者徵兵出五溪。白日自流荒徼外，青山不盡夜郎西。於今萬里看銅柱，何意中原厭鼓鞮。

平涼

春色蕭條白日斜，平涼西北見天涯。唯餘青草王孫路，不屬朱門帝子家。宛馬如雲開漢苑，秦兵二月

走胡沙。欲投萬里封侯筆，愧我談經鬢有華。

重送山甫

短髮蕭蕭日影孤，清秋行色又皇都。百錢杖底猶懸否，片刺懷中好在無。老去他鄉唯藥物，愁來佳句滿江湖。只言倒屣尋常事，不是燕山舊酒徒。

子與病起移書二美吳下群賢爰修禊事踊躍勝遊遙爲屬寄

伏枕經春憶舊遊，永和三日命扁舟。一時藝苑人亡恙，千載蘭亭事可求。吳下山川何緼藉，王家兄弟本風流。獨憐搦管傳觴處，有客中原自白頭。

上朱大司空

河隄使者大司空，兼領中丞節制同。轉餉千年軍國壯，朝宗萬里帝圖雄。春流無恙桃花水，秋色依然瓠子宮。太史但裁溝洫志，丈人何減漢臣風。

郡齋同元美賦得橋字

山色秋停使者輶，孤城何處不蕭條。請看襄子宮前水，依舊東流豫讓橋。

春日聞明卿之京爲寄

十載浮雲傍逐臣，歸來不改漢宮春。摩挲金馬宮門外，誰識當時諫獵人。

贈梁伯龍

太華峰頭玉女壇，別時明月滿長安。不知秋色今多少，君到仙人掌上看。

王世貞四十二首

世貞字元美，太倉州人，嘉靖丁未進士。除刑部主事，歷郎中，出爲山東副使，以父難解官。補大名兵備，歷浙江參政、山西按察使，入爲太僕寺卿。以右副都御史撫鄖陽，遷行大理寺卿。歷應天府尹、南京刑部侍郎，改兵部，進刑部尚書。有《弇州正、續四部稿》。

穆敬甫云：元美才識雄俊，氣韻沉鬱，足稱大家。

汪伯玉云：于鱗業專專，故精而獨至；元美才敏敏，則洽而旁通。其取材也，若良冶之操爐錘，五金三齊，無不可型；其運用也，若孫吳之在軍門，宮嬪市人，無不可陳。

彭子殷云：元美《四部稿》未免篇帙太富，使人不能分去取。

王承父云：弇州與歷下同名而異用，博大僻遠，汪洋磅礴，無所不出入安。究其底，則死骨未寒，非之者過於慕之者矣。

胡元瑞云：弇州於古人詩，靡所不有，亦靡所不合。詞與代變，意逐題新。譬之龍宮海藏，萬怪惶惑。

弟敬美云：吾兄境雖神詣，學以年劬。取材愈博，演教彌神。或鬼篆蛇文，冥搜六合之外，或牛溲馬勃，近取咫尺之間。雜觀則邈若無關，湊泊則天然一色。大都字險者韻必妥，韻奇者聲必調。天壤之間，若爲預設。此真藝林之絕技也。樂府一出，必使于鱗匿響，明卿竄影。宏篇奧句，故是苦心極力之言。齊梁小調，亦無敵手。邇來述作大盛，取材欲盡，不覺時墮香山玉局趣中。

吳文仲云：李、何并駕，李雄視何，而李不若何之沖而雅也。王、李齊驅，王盛推李，而李不若王之博而大也。

蔣仲舒云：元美曠古逸才，當今大雅。二鳴四部，千載一時。蘊藉則崑山良璧，懷瑾握瑜；

聲華則震澤明珠，連城照乘。

何无咎云：弇州主大，直欲體具百家，包括今古。汪洋萬里，崩奔自恣，而意貴富贍，詞多填實。求其風雅相宣、情境互暢，較之唐人，蓋有間矣。

錢受之云：元美弱冠登朝，與濟南李于鱗修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，以號令一世。于鱗既沒，元美著作日益繁富。而其地望之高，游道之廣，聲律氣義，足以翕張賢豪，吹噓才俊。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，若玉帛職貢之會，莫敢後至。操文章之柄，登壇設埤，近古未有。迄今五十年，《弇州四部》之集，盛行海內，毀譽翕集，彈射四起，輕薄爲文者，無不以王、李爲口實。而元美晚年之定論，則未有能推明之者也。元美之才，實高於于鱗。其神明意氣，皆足以絕世。少年盛氣，爲于鱗輩牢籠推挽，門戶既立，聲價復重，譬之登峻阪、騎危牆，雖欲自下，勢不能也。迨乎晚年，閱世日深，讀書漸細，虛氣銷歇，浮華解駁，於是乎泮然汗下，遽然夢覺，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。論樂府，則亟稱李西涯爲天地間一種文字，而深譏模放、斷爛之失矣。論詩，則深服陳公甫。論文，則極推宋金華。而贊歸太僕之畫像，且曰：「余豈異趨，久而自傷」矣。其論《藝苑卮言》，則曰：「作《卮言》時，年未四十，與于鱗輩是古非今，此長彼短，未爲定論。行世已久，不能復祕，惟有隨事改正，勿誤後人。」元美之虚心克己，不自掩護如是。今之君子，未嘗盡讀弇州之書，徒奉《卮言》爲金科玉條，之死不變。其亦陋而可笑矣。

陳卧子云：元美天思穎俊，取材瞻博。師心獨運，而不累其法；擬議衆芳，而不掩其才。讀

之如入五都之市，珠璣英瑤，雖西域賈胡，不能盡收。然蠡蔬陳列，亦足使販夫厭飫。又云：
元美樂府，不必盡合古人，甚見才思。

宋子建云：元美如西域化人，手易山川，海量珠玉。

宋轅文云：元美七言勝於五言，近體勝於古體。合而觀之，未能與濟南伯仲。請以迪功之精銳三千，當其數萬。

《詩話》：嘉靖七子中，元美才氣十倍于鱗。惟病在愛博。筆削千兔，詩裁兩牛，自以爲靡所不有，方成大家。一時詩流皆望其品題，推崇過實，諛言日至，箴規不聞。究之千篇一律，安在其靡所不有也？樂府變，奇奇正正，易陳爲新，遠非于鱗生吞活剝者比。七律高華，七絕典麗，亦未遽出于鱗下。當日名雖七子，實則一雄。其自述云：「野夫興就不復刪，大海回風吹紫瀾。」言雖大而非夸。若于鱗自詡，至云：「微吾竟長夜。」惑易之言，亟當浴以蘭湯者也。

尚書樂

揚翠眊，曳金支。馬駛駛，車逶迤。手將兩黃鉞，大者誅二千石，小者僂偏裨。九卿班餞日崦嵫，相君昵昵前致辭，尚書行出師。樂哉尚書奈樂何？

一解

所過二千石喪魂魄，日夜輦重稱軍食。黃金如山

莫譙訶，鬢女對對鬢青蛾。回鶻小隊桃葉歌，中丞奉觴舞回波。樂哉尚書奈樂何？

二解

大宛驄，珊瑚

鞭，天吳繡蹙當胸盤，麒麟玉刻稱腰圓。珍怪百寶裝千船，席卷三吳向青天。九卿班迎，晡不得前。相君昵昵前致辭，中官黃紙紛而馳，尚書告班師。樂哉尚書奈樂何？三朝賜尚書，夕讌尚書，尚書

第中錦不如，檀牀八角垂流蘇。紫衣屏息駢街衢，欲進不進足次且，左右十二波斯胡。平頭奴子貂襜

褕，醉著不下公侯車。樂哉尚書奈樂何？四雲霾辭天，雨洗白日，詔收尚書下請室，削之歸一官不

得著。昔來一何駛，今歸一何疾。念欲乘柴車，病不得驅，欲呼估客舟，估客不肯相於。婦女譁罵，

小兒拍手擲揄。道逢九卿睥睨之。謁辭相君，相君新門十二重，東流之水西飛鴻。昔日父子今華戎。

樂哉尚書奈樂何？五

江陵伎

江陵伎人子，掩袂作啼聲。家家又簾立，送王上臺城。一王欲別太姬，門前黃紙催。出亦以徘徊，入

亦以徘徊。二王人臺城後，不省作悲啼。妝臺鉛粉驕，別接冶遊兒。三朱門一家哭，萬家得安宿。

一家亦不哭，太姬方噉粥。四門外雙鳥棲，啞啞枝上啼。官今當大赦，不願赦王歸。五二十四皇

孫，譬如南隴樹。一半枝撐天，半不知爨處。六

白蓮花

白蓮花，捧世尊。左跪聖母，右拜神君。蓮花水浴金盆。男女行照之，女爲后妃男侯王，金貂羅紈耀兩行。生當踏玉階，死當坐天堂。誰爲遣汝來？丘太師、周太師卻立那顏東西，授汝尺一錦牘，赤白號帶兩頭垂。但入上谷雲中，得好兒郎因依。精兵十萬騎，一一銜枚後頭隨。天運固難謀，白發所謀私。反接向市中，號呼衆男女：曷不救我爲？救我死者坐天堂，生當踏玉階。忽有一書生，衆不識爲誰。書生從何來？乃是闕下上書男子，長流關外，醉卧闌闌間，夜半縛致之。桃李種山岡，蓮花種湖陂。刺舟摘蓮花，卻折桃李枝。東市標書生頭鼓，瞳矐使者轡，千金賞萬戶侯。道旁跌足涕被面，中丞封、御史轉，承相閣中三日宴。

太保歌

北山虎而翼，南溟鯨而爪。生世不諧錦，衣帥作太保。太保人朝門，緹騎若雲屯。進見中貴人，人人若弟昆。太保從東來，一步一風雷。行者闌入室，居者頷其頰。太保賜顏色，黃金立四壁。一言忤太保，中堂生荆棘。緹騎走八方，方方俱太保。太保百億身，所至倏如掃。雞鳴甲舍開，爭先衆公卿。御史給事中，不惜稱門生。歡飲丞相邸，刻臂爲父子。生非真骨肉，子貴父不喜。但呼太保名，能止

小兒啼。鬼伯一何憊，荷索便相催。縣官爲震動，急救治喪事。少府出金錢，東園給祕器。後帥朱都督，特遣護其家。起家像陰山，蟲肩插雲霞。弔客雖以繁，不及賀者多。可憐堂中哭，不勝巷中歌。

袁江流鈴山岡當廬江小吏行

湯湯袁江流，截臬鈴山岡。鈴山自言高，袁江自言長。不知何星宿，獨火或貪狼。降生小家子，爲災復爲祥。瘦若鶴雀立，步則鶴昂藏。朱蛇戢其冠，光彩爛縱橫。孔雀雖有毒，不能掩文章。十五齒邑校，二十薦鄉書。三十拜太史，屹屹事編摩。五十天官卿，藻鏡在留都。六十登亞輔，少保秩三孤。七十進師臣，獨秉密勿謨。八十加殊禮，內殿救肩輿。任子左司空，孽孫執金吾。諸兒勝拜跪，一一賜銀緋。甲第連青雲，冠蓋羅道途。儻直不復下，中禁起周廬。涼堂及便房，事事皆相宜。文絲織隱囊，細錦爲牀帷。尚方鑄精鏐，胡盃杯苾籬。雕盤盛玉膳，黃票封大禧。五尺鳳頭尖，時時遣問遺。黃絨團蟒紗，織作自留司。匹匹壓紗銀，百兩頗有餘。煎作百和香，染爲混元衣。溫涼四時藥，手自劑刀圭。日月報薄蝕，朝賀當暑祁。但卧不必出，稱敕撰直詞。御史噤莫聲，緹騎勿何誰。相公有密啓，爲復未開封。九重不斯須，婕妤貼當胸。密詔下相公，但稱嚴少師，或字呼惟中。縣官與相公，兩心共一心。相公別有心，縣官不可尋。相公與司空，兩心同一心。司空別有心，相公不得尋。昔逐諸城翟，黃冠歸田里。後詒貴溪夏，朝衣向東市。戈矛生聲咳，壘粉成睚眦。朝疏論相公，筆榜夕以至。寧忤縣官生，不忤相公死。相公猶自可，司空立殺爾。凌晨直門開，九卿前白事。不復問詔書，但取